

留守

■翁郑榕

“这里装着你最爱吃的旺旺雪饼，还有QQ糖，够你吃一个礼拜了，好好待在奶奶这里，听见了吗？”“奶奶做的菜，不管爱不爱吃，一天三顿都要记得吃，不准挑食，听见了吗？”“榕榕，你已经长大了！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，听见了吗？”

这就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奶奶家，爸妈准备去晋江下海创业的前一个晚上对我说的话。我记得那时候的我表现得特别“坚强”，虽然眼泪都快溢出来了，但我还是咬牙硬撑着回答了三个“听见了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爸妈早早地就要出发。临行前的二十分钟，这一段对话我至今都还记得。妈问爸：“只剩一点时间，要不再叫叫孩子？”

“别叫了吧！昨晚说了大半夜的话，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看还是带着榕榕一起走吧。”

“上学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们俩上班谁都忙不过来。要是真耽误了孩子读书，咱俩一辈子都后悔。再说还有我妈和老师在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听完这段对话，我的心瞬间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高处跌到了谷底。我也不知道我的内心为什么那么强大。最后一刻，老妈临别在我额头轻吻的时候，我还在装睡，不断强压着眼泪和心中的不舍，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我面前，我才尽情地“开闸放水”，来宣泄内心的委屈和不舍，那一年，我才6岁。6岁，我第一次体验离别的滋味。

我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晚上，一个人一张床，那时候天很冷，好在奶奶给我特意加了一床被子。我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奶奶。”因为，我从小就知道奶奶已经和新“爷爷”结婚了，家里还有其他三个小孩。奶奶把我抱起来，安慰道：“别和奶奶这么客气。以后在这里好好住下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看电视我要看着比我大几岁的叔叔的脸色，抢遥控器我又抢不过，我心里清楚奶奶还是向着自己的儿子。

幸好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会保护我，我们都叫他“阿弟”。他和我有同样的遭遇，爸妈去了美国，他妈妈和我奶奶很熟，就把阿弟寄养在奶奶家。每当我一个人想家了，他都会安慰我，偶尔会把他妈妈给他买的游戏机借给我玩。我问阿弟：“你不想家吗？”他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我爸妈在美国赚了大钱就来接我，我相信他们会赚钱的。”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一样“外强中干”的人。

对于我来说，留守的日子最期待的就是接电话。每每听到爸爸的声音，我心里的委屈就化作泪水，滴答滴答地洒落在桌角上，但是我又害怕爸爸担心，只能把很多想说的话咽到肚子里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习惯了一个人生活。想爸妈了，我就对着天上的月亮说话。梦里，我梦到了爸爸妈妈回家，给我烧了好几道我最爱吃的菜，含着泪叮嘱我多吃一点，我小心翼翼地回复道：“谢谢爸爸妈妈！”我不敢大声说话，因为我怕梦就这么醒了。



远去的挑货郎

■郭芳读

岁月悠悠，往事如烟。每每想起童年时游走于乡村的挑货郎就倍感亲切，想起那个年代“破烂换糖”的情景。

印象中挑货郎五十多岁的模样，身材偏瘦，皮肤黝黑，常年戴一顶草帽，身手十分利索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精明的挑货郎，到供销社采购一批日用小商品，一年四季起早摸黑披星戴月，挑着担子，摇着拨浪鼓，走村串巷吆喝着“收旧拖鞋、牙膏皮，收长头发”“换针头线脑，换顶针，换糖啰”。一根扁担一只鼓，两只箩筐挑天下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挑货郎以勤劳的双腿、坚实的臂膀和热情的服务，给乡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幸福的回忆。

挑货郎一头箩筐上面是一个“百宝箱”，箱子上有抽屉，箱下面是存货。另一头箩筐上面是一个玻璃罩，玻璃罩下面是大小不等的木格子，里面是日用小百货：发夹、松紧带、缝针、小剪刀、别针、万金油、鞋带、各色线等等，花花绿绿，鸡零狗碎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花生糖、麦芽糖、红麻糖、爆米花、橡皮筋、弹弓、玻璃弹子、火药纸、小皮球，以及用小竹管做成的一吹就响的哨子……玻璃罩货架下面是用来装换来的牙膏壳、骨头、破铜烂铁等旧货的。

货郎担里的商品虽不值钱，在当时的农村却十分受欢迎，成为乡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及时地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急需，满足了家家户户的燃眉之急。货郎担是流动商品交易和再生资源回收二合一的最古老形式，它可以使用货币交易，也可以“以物易物”，农家既可以将家里的破烂处

理掉，又可以换到家里急需的物品，在极度缺乏“闲钱”的农家人眼里，一举两得，皆大欢喜。

挑货郎所到之处，自然是众星拱月般受到欢迎。听到那熟悉的拨浪鼓声音，孩子们都欢呼跳跃，一拥而上，眼睛不时地瞅着货郎担里的物品，紧紧地跟在后面，一路簇拥着进村。进村后，孩子们大都飞快地跑回家，缠着大人拿来平时积攒下来的鸡毛、鸭毛、牙膏壳、破铜烂铁、鸡肫皮之类的东西来换糖果吃。没有这些东西的孩子就闹着要家人买糖吃，或买那精致的木头小手枪、小风车、小发夹。

村里的妇女老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计，走过来买点做鞋正缺的针头线脑，配几粒衣服上掉了

的纽扣或买条缝裤子用的松紧带。印象中这个挑货郎为人和气，一边嘴里憨憨地嚷着“蚀本了，蚀本了”，一边手中又给多添一小截货品，一脸的微笑。

如今农村交通条件改善了，物流发达了，经济发展奏响乡村振兴的序曲。村子里的小店开成了小超市，日常生活用品、各式糖果糕点、各种新鲜果蔬琳琅满目，一应俱全。远去的挑货郎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挑货郎爽朗的笑声、乐观的心态以及风雨兼程的身影，化成一道道抹不去的记忆。一脸慈祥的挑货郎是我童年里最具吸引力的演奏家，那“卜咚、卜咚咚”的拨浪鼓声，浑厚而悠远，时常回荡在耳际，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

炊烟·乡愁

■杨清辉

在悠远的乡村画卷里，炊烟宛如水墨画中淡雅的笔触，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宁静的田园风光。那从古老屋檐间缓缓升起的青烟，裹挟着柴草的清新与五谷的醇香，穿越了岁月的长河，成为游子心中永恒的乡愁印记。

记忆中的柴草灶，由土坯与红砖堆砌而成。家人精心择日定方位，端锅放样，两连或三连的灶台布局，映射出家庭人口的繁盛。四季轮回，它静默守候。夏日里，灶前虽酷热难耐，但家人的欢声笑语让这里成为避暑的乐园；冬日里，灶膛的火焰如同暖阳，驱散了寒冷，温暖了每一个归家人的心房。清晨，家家户户削锅灰的场景，汇聚成一首生动的田园诗，吟唱着新一天的希望。

生铁锅与柴草灶相依相伴，则是乡民心中永恒的牵挂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铁锅虽经

年累月地泛起锈迹，却也因日复一日的烹饪，积淀了家的味道，让家的温馨在每一次翻炒中得以延续。

生火做饭，这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活动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生活智慧。从远古时代的击石取火，到火柴、打火机的普及，技术的进步让生火变得便捷，但那份对火的敬畏与依赖，已深植于乡村血脉。杂草秸秆在灶膛中噼啪作响，火焰跳跃间，点燃了生活的向往。熄火时的那份急切，吹火时的那份笨拙，都是乡村生活中最真实、最质朴的写照，也是记忆中最宝贵的片段。

炊烟，是乡村生活的天然时钟，也是情感的信使。在没有钟表的时代，它指引着村民们的日常作息。当多户人家的烟囱相继冒出袅袅青烟，田间劳作的人们便知是归家做饭的时刻。

炊烟袅袅，不仅是生活的印记，更是乡村古朴风情的象征。它

因村庄而诞生，村庄因它而美丽，有了炊烟的乡村便有了生机和灵气，让人心生向往。炊烟伴着乡村走过几千年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柴草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炊烟飘着飘着，就与乡村走散了。

如今，山珍海味或许已不再稀罕，但那些曾经用来充饥的野菜、地瓜叶等食材，在柴草灶的精心烹饪下，焕发出了别样的风味。人们开始怀念那些用柴草灶煮出的饭菜，烤地瓜的香甜、烘瓦罐饭的独特焦香滋味……这些简单而质朴的食物，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，更勾起大家对家、对童年的深深怀念，成为味蕾上难以割舍的乡愁记忆。

在现代喧嚣中，偶尔放慢步伐，重燃柴火，让久违的炊烟再现。在袅袅烟雾中，寻觅宁静与温暖，让心灵得以真正休憩与回归。炊烟，不仅是旧梦的回响，更是对纯真质朴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